

看见汴京“黑气”的妙明真人

北宋后期，有一位吴姓女修道者，被朝廷封为“妙明真人”。她曾在金兵南下之前看见京城遍布黑气，并劝人尽快离开。不久，金兵之祸果然发生。本文就依据古籍记载，简要介绍她的事迹。

据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》记载，妙明真人吴氏，是句容县（江苏省句容市）一户读书人家的女儿。她自幼遇到异人，得到修炼口诀。修炼有成之后，她不再进食，甚至连水也不喝。吴氏“肌肤明秀”，气质明净。她虽然不曾读过多少书，谈吐却条理清楚，句句有理。无论别人拿古往今来的什么事情询问她，她都能一一作答，彷彿没有什么是她不知道的。

宋徽宗宣和年间，朝廷听说了她的事迹，便下诏将她召入京城汴梁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。由于一时没有安排好适合她居住的道观，朝廷便让她暂住在权臣蔡京的府中，并封她为“妙明真人”。蔡京曾作诗赠送给她，其中有两句流传了下来：姑射神仙犹饮露，龜台王母未忘桃。

“姑射神仙”出自《庄子》，指居住在姑射山、不食五谷而吸风饮露的神人；“龜台王母”则指传说中居住在崑崙仙境的西王母。蔡京以神仙典故称颂吴氏，显然认为她绝非寻常之人。

吴氏在京城居住一段时间以后，请求返回钱塘，并获得了朝廷许可。



回到钱塘不久，她又坚决要求离开那里，前往别处。有人对此感到不解，便问她为什么急于离开。吴氏回答说：“城中皆黑气，可速避去。”意思是说，她看见城中到处都是黑气，灾难即将来临，应当尽快离开。果然，仅仅过了十天左右，金兵之祸便发生了。此后，金军两次南下围攻汴京。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，京城陷落，延续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王朝至此灭亡。

吴氏因早已看见灾难的征兆，提

前离开钱塘。此后，她前往惠州罗浮山隐居修道，远离尘世纷扰。

古人认为，真正的修炼可以使人出现超常宿命通功能。吴氏所看到的“黑气”，在常人眼中并不存在，但随后发生的金兵之祸，却印证了她的预警。这说明她看到的并不是普通空间中的气象，而是灾难在人间发生以前，在另外空间中所呈现出的征兆。

就笔者所知，当今也有一些修炼人能够感知另外空间中的景象。比如

现在法轮功学员劝世人退出自己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，与中共的罪恶切割，从而避免在未来的劫难中受到牵连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开篇写道：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”这句话或许并非偶然。在一些修炼人的理解中，“共产主义幽灵”不仅是一种文学比喻，也对应著另外空间中的某种存在形式。中共各级党、团、队组织的成员，都曾面对血旗宣誓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共组织。因此，从这种修炼观点来看，加入这些组织并不只是一个世间的形式，也可能意味著人与其背后的因素建立了某种联系。

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、迫害信仰和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造下了深重的罪业。当天要清算中共之时，如果曾经加入中共党、团、队的人没有公开表态退出，仍然与这个组织保持著联系，就会受到其罪业的牵连而遭遇灾难。

历史留下妙明真人告诉人们“城中皆黑气，可速避去”的记载，不只是为了让后人感到神奇，也让人思考：当修炼者出于善意发出警示时，不应因为一时无法理解便轻易否定。对于今天法轮功学员所讲的“三退”，人们也不妨认真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、为什么一再向世人劝告，作出自己的判断。◎

（德惠）

古人那些难以理解的行为

多年前曾和友人造访岳庙，当时听到一位导游用标准的导游词介绍岳飞，洋洋洒洒地讲了很多岳飞悲壮的事迹，但最后却总结说，岳飞这是“愚忠”。我听后摇了摇头，实在难以苟同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对古人的看法变得越来越负面，认为古人迂腐落后、愚昧无知，不如现代人精明，甚至觉得他们虚伪、言行不一，进而从内心否定古人的言行和事迹。而这种观念，无疑为我们客观地理解古人设置了一道巨大的鸿沟。

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，就会发现，其实古人并不傻，而那些所谓的“迂腐”、“落后”和“愚昧”之中，或许恰恰蕴藏著中华传统文化中善良、诚信、坚忍等美好的理

念。

项仲山饮马投钱

《太平御览》记载了一段非常简短的故事：“安陵有项仲山，饮马渭水，先投三钱。”有一位叫项仲山的官员，每次放马在河边喝水之前，都会先向水里投三文钱。或许不少人会嘲笑项仲山这种迂腐的举动：明明是免费的河水，为什么还要付钱呢？这钱又付给谁呢？不是白白浪费吗？又是在作秀给谁看呢？

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，一个给马喝点河水都会主动付钱的人，难道不是越多越好吗？当我去购物的时候，是希望遇到“项仲山”呢，还是希望碰到那些缺斤少两、以次充好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“精明”商家呢？如果

商人们都象项仲山一样，那我们买东西还需要象现在这样小心翼翼吗？如果官员们都是“项仲山”，那我们还会担心贪污腐败、假公济私吗？社会上还会出现那么多冤假错案吗？

看来，如果从为他人著想的角度来说，这种看似“迂腐”的做法，比起所谓的“精明”，其实要好得多。

楚妃守符而亡

人们都说生命是可贵的，也说“人命关天”，可有的古人却显得十分固执，甚至把生命看得很轻。

《列女传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。楚昭王出遊，将夫人留在渐台上。这时江水暴涨，楚昭王便派使者去接夫人。因为情况紧急，使者忘记带上召

唤后宫的信符，也就是凭证。楚妃拒绝了使者。她说：“妾闻之：贞女之义不犯约，勇者不畏死，守一节而已。妾知从使者必生，留必死。然妾约越义而求生，不若留而死耳。”最终，楚妃被暴涨的江水冲走，溺水而亡。

为了守礼守义而死，对今天的人来说，确实很难理解。

今天的人遇到事情，往往首先考虑怎样趋利避害、保护自己；而古人有时却把礼义、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。楚妃明明知道跟随使者离开可以活命，却因为使者没有信符，不愿违背礼制而求生。这样的选择，在今天看来或许近乎“固执”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一个人如果连在生死关头都不愿轻易越过自己所认定的礼义，那么在平常小事上，自然更不

会轻易失信失节。

所以，今天再看岳飞，再看项仲山，再看那些宁肯吃亏、甚至付出生命也不肯越过心中原则的古人，也许不必急著用“愚忠”、“迂腐”、“不知变通”给他们下结论。真正值得追问的，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。

当一个时代越来越习惯计算得失，古人那些看似“难以理解”的行为，反而象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：曾经有人把诚信、道义和名节，看得比现实利益更重。或许我们今天真正难以理解的，并不是古人，而是那套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、却让古人宁可吃亏、受苦，甚至付出生命，也不肯放下的传统价值——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◎

（海涛）

与注定的官位失之交臂 只因德行有亏

人世间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，然而，这个道理背后彰显的却是因果法则。拿社会上最有地位的为官者来说，今生官场得意不过是基于前世累积的福分。

为何有福分？因为一德、二命、三风水，德行才是造化的根本。前世行善积德，今生则通过物质层面转化为人的福、禄、寿。不过，即使有定数，也会被折损，所以有折福、折寿一说。

体现在官员身上，那就是想升官却怎么都升不上去，说不定还会被责罚、贬黜。于是，不少明白人都在官场活得战战兢兢。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？稍有不慎，不但官位难保，性命堪忧，甚至还殃及家人，祸及子孙。到最后，只落得空悲叹。

杖杀老兵 错失注定的丞相之位

北宋官员陈轩生于仁宗在位时，在徽宗宣和三年去世。他于仁宗嘉佑八年考中进士后，就一直在各地为官，当过节度推官、知县以及好几个州的知州，也在朝廷里担任过郎中、侍郎，可谓官运亨达，且历经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朝，颇受器重。照理说，他的前景应是不可限量，但他做到龙图阁待制这个从四品后，就再也没得到升迁的机会。

旁人看不明白，只有陈轩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原名其实不叫“轩”，而叫“元舆”。之所以改叫“轩”，是因为他曾梦见“陈轩”有“左丞”之相。他在梦中见过两座大门，门上分别挂著两块方正的牌匾，一块写著“左丞陈轩”，另一块则写著“右丞黄履”。

黄履，字安中，也是北宋官员，他虽仕途并非一路顺遂，也曾遭贬官、罢官，但后来果然做到了尚书右丞。

梦中所见的“右丞黄履”已经应

验，而“左丞陈轩”却迟迟没有实现。到了晚年，陈轩自己也不断追问其中的原因。

晚年时的某一天，他突然把几个儿子叫来，说道：“我虽出生寒门，但一直勤勉努力，老实做人，自认为一生从未做过昧良心的事。可如今，那个梦还是没有实现啊！思来想去，恐怕跟以前任杭州知州时审理的一桩旧案有关。”

他说：“当时，一个年老的士兵惹了一位寄居在杭州的高官。那高官盛怒下，把老兵抓到了府衙，要求用杖刑处罚他。可那老兵已年过七旬，即使按照律法，也不该对他用刑。所以一开始，我准许他用缴纳财物等赎刑的方式来免除杖刑。可那高官却不依不饶，还专门写信来责怪我。我抹不开面子，只好把老兵又抓到府衙。他家人都来了，跪著哭求道：‘大人，他已年老，若再施以杖刑，一定会打死他的。’可我终究没听那些人的话，还是对老人用了杖刑，结果真把老人打死了。

二十年来，我每每想到那家人悲戚地从府衙抬走老人的尸身时，内心都无比自责。为给权贵脸色，我当年竟然徇私枉法，戕害人命。谨慎为官多年，却怎么都当不上左丞，这不就是老天在惩罚我吗？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铭记于心，引以为戒，切不可象我这样……！”

流连女色 错失注定的执政之机

北宋还有一位官员名叫孙洙，字巨源，祖籍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。他饱读经典，博闻广见，文章尤其出色。他的文章曾令朝野称誉，深受包拯、欧阳修等重臣赏识。名臣韩琦还称他为“今之贾谊”。他所写的《澶州灵津庙碑文》，连宋神宗也十分赞赏。不到二十岁，他便考中进士，后来管理过谏院，也担任过地方官，仕途颇为顺遂。

十四岁那年，他随父亲前往京东任所，途经登州东海神庙，便入庙参拜。当天夜里，他梦见有人告诉他：“你将来会在科考中一举成名，官位在杂学士之上。”醒来后，他十分高兴，却不知道“杂学士”究竟是什么官。有人告诉他，这个梦很吉利，将来至少可以做到龙图阁学士，官位还会更高。

元丰二年，神宗任命孙洙为翰林学士。宋代十分重视翰林院，翰林学士地位清贵。因此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。孙洙却高兴不起来，还当众说起自己早年的梦：“我曾梦见自己不会止于‘杂学士’，如今这个翰林学士，充其量只排在‘杂学士’之首。说到底，我并没有象梦中那样得到升迁。这不值得庆贺，而应该哀悼才是！”一个月后，他这番不敬之语传到了神宗那里。可皇帝不但没生气，还真的打算给他加官，让他当执政大臣。

一天，孙洙出城看望朋友，突然就倒在酒席上，不省人事了。后来因救治及时，身体又慢慢恢复了。神宗派人去看他，还急切地询问道：“爱卿，你打算何时入朝？我还等著你来帮我处理朝政大事呢！”一听到他被皇帝如此器重、抬爱的消息，当地那些见风使舵的官员都一窝蜂地来拜见，把他家挤得水泄不通。

看到同僚们都来捧他，孙洙不禁对家人说道：“我的官位要超过正三品了，老天果然没骗我！”然而，在他入朝前一天夜里，他突然从床上爬起来，对下人说道：“我病了那么久，都不知道怎么对皇帝行跪拜之礼了。你赶快把被子铺在地上，我要练习一下。”没想到，孙洙刚拜了两下，便再次倒地不起。这一次，他再也没有醒来。去世时只有四十九岁。

梦兆早已有之，现实中皇帝也正准

备重用他，可他偏偏就在即将入朝前去世，最终没能坐到那个位子上。为什么会如此？这恐怕得从他某次酒后写的一首词说起。

孙洙在世时，曾被选为科举场上的考官。科考前，他必须提前住进翰林院，不得外出。皇帝的诏令已传到家中，可他却不知去向。后来得知，他那天被名臣李端愿请到家里吃酒去了。当时，李端愿刚纳了一名小妾。女子容貌娇美，又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席间，孙洙一边饮酒听曲，一边对那女子颇为留恋。到了半夜，依然兴致盎然，若非收到了皇帝的诏令，他根本不想回家。

当晚，他虽然进了翰林院，心中却仍惦记著李端愿家的某个美妾。他借著酒意写下了一首词来表达自己的相思之苦。词中“琵琶曲未终”、“玉堂今夜长”等句，流露出他离开酒席之后仍然恋恋不舍的心情。

《夷坚志》在记述孙洙错失执政之位的同时，又留下了这段往事，也颇耐人寻味。身为朝廷重臣，又肩负选贤取士的职责，却在皇命已至之时仍流连酒宴，对他人美妾心生恋慕。从传统的德行观来看，这样的起心动念，是德行有亏。

古人讲“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”。命中有其位，并不等于最终就一定能够坐上那个位子；若德行有亏，原本属于自己的福禄，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折损。陈轩如此，孙洙亦如此。一个因徇情害命，与左丞之位失之交臂；一个才华出众、深得皇帝器重，却在执政之门已经打开时骤然离世。可见，真正能够承载福禄的，不只是命，更是德。命中有，而德不足，到了眼前的福分，也可能转瞬成空。◎

（颜丹）